

右



草

梁所得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6688

草 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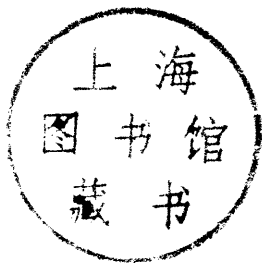
著 所 得 梁



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出版

我把這本小小的書，獻給一位愛親的朋友——那朋友，與我朝晚相見；我雖常常離開他，他總沒有丟棄我；世上其他的朋友，也許有時對我很親熱，有時比較冷淡些，惟有他的態度始終不改變；他伴我度過許多月明的良宵，伴我度過許多風雨的黑夜；當我疲乏，病痛，或寂寞時，我親就他以尋求安慰；與他同在時的靜默，啟發我思想許多事情，就是這本書也有一部份由他助我作成。真的，他是我不可多得的良友——那良友便是我的「牀」。



1605090

自序

我把平日隨筆寫成的雜感收集成這本若草。

題名的由來，一因這些文字零碎而不珍貴，好比

一撮草；二因偶見和文釋異裏說『若者嫩也』

而我這本第一次的創作集，其幼弱也彷彿嫩草

般。

年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套語之外，每每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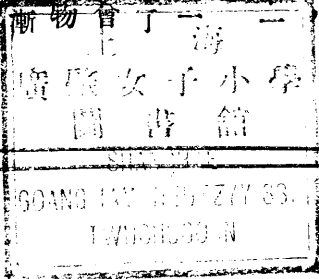
兩段述我眼所見耳所聞心所感想的話；自從離

醫學而到出版界，刊物的編輯向我索稿時，亦曾

把這一類的斷想寫出來交卷；同時自己編的刊物

篇幅中偶有空白，又寫幾百字的隨筆補下去。

漸的這些不似論文不似小說又不是詩的東西，散



324670

刊過好幾篇。我頗愛惜這些文字，因為都是從我心裏出來的。同時聽聞有些朋友說很喜歡看——希望他們不是哄我的——說何不收集起來印成一本書。我想，也好罷。於是選集已發表和未發表過的，拿去付印。反正寫出和印出沒有什麼分別，印出和印成一本書更沒有什麼分別。

在文藝的園地，沒有種出什麼花果；搜集起來，只有一撮若草——我似乎應該覺得有點悲哀。尤其應該覺得悲哀的，就是近來連雜感也不大放心作。年來生活與思想常常的隨着轉動環境發生猶疑和恐怖。近來講說話有點訥然不大流暢，每說一句話，都像覺得其中有點錯似的，每發一種議論，不但以為有人會駁我，更恐怕將來自

已會駭自己。我于是愈覺猶疑恐怖了，因而每每感到無涯的徬徨與寂寞。

然而，我漸漸的安於徬徨，也不畏寂寞了。惟其是寂寞，我便想找些事情做做；現在找着一件，那就是：把一些不知應該任其生長抑或應該投爐的草，擺在相識與未識的朋友面前。

在此誌謝伍聯德先生，他鼓勵我完成此書；並謝遠在異國研究美術的哥哥得允先生，他爲此書書封面。

一九二七冬，於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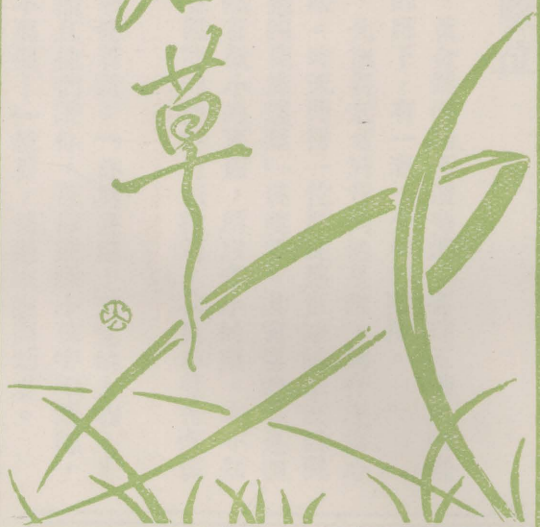
二 目 錄

天堂上的啜泣	一
狗與人的階級鬥爭	三
入八與人	六
三種死的留痕	十一
從影戲院的三等位到頭等	十三
灌水豬肉	十六
五香花生與中國	十九
鄉里之情	廿二
可怕	廿五
有皮鞋穿	廿七
不要爲我拍照	三十

孔子的後裔	三十二
中秋夜之雨	三十四
汽水	三十七
了解？	四十一
和尙及其他	四十四
幼稚	四十六
蘇州的牛馬	四十八
一線天	五十三
囚犯歌	五十五
半淞園	五十九
提防平民與小孩子	六十一
一個墮落者	六十四
新式斬首機	六十七

老實說	七十
是日也天朗氣清	七十三
玩與正經做事	七十五
牌子	七十九
路	八十二
空心的發冷丸	八十四
Spring Board	八十七
以六	九十
吳淞	九十四
在輪船上	九十七
一封給朋友的信	一百

若草



天堂上的啜泣

在不夜的天城裏，黃金鋪砌的街道旁邊，有珠玉築成的庭院。在那庭院裏幽靜的廊下，有一老一少相對啜泣。

慈悲的上帝經過，先撫着老者肩背問他是誰，爲什麼傷心。他答道：「我是孔融。昨天聞得一位剛從塵世來的朋友說現在小學教科書裏有「融四歲能讓梨」褒獎我。其實當時我是四歲的小孩子，天性自然喜歡小的東西，所以拿小的梨，本不知道讓不讓；不料世人竟說我的德行可做模範，我良心覺得慚愧，所以流起淚來。」

上帝拍拍他的肩頭笑着說：「你真是應上天堂的人物！世人的毀譽不必理會，而且他們讚你，可以鼓勵小孩字學讓德，事實上也很好！噢，不要哭！」說着，轉過來慰問幼者。

幼者答道：『我是五卅慘死者之一，人們叫我做烈士，屍首受國葬；可是我的心慚愧得很，因我在生時，爲了奉養年老的父母，只好在南京路一間洋行做工，五卅那天，我正到洋行上工，碰着暴動發生，中彈死了。我想在生時對於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工作自己很少努力，已覺慚愧，而死了反被恭維爲烈士，怎能不難過呢？』

『你也不失爲一誠實人，』上帝說，『你生平勤孝已值得上天堂了；而且自知缺點，是你的好處。事實上，因你們死，可激動爲正義奮鬥的精神，亦有可取之處。你也不必哭。』

經過一番安慰之後，他們倆揩乾了淚。

可是，當上帝往別個院子去，同時那些奏樂的天使因去吃午飯而停止奏樂時，廊下又靜寂了。在靜寂中，他們倆又想起世人善意的誣蔑，心中確是難過，於是又噙泣起來了。

狗與人的階級鬥爭

領我們遊上海租界某公園的朋友告訴我們說：「從前這園門口掛着一塊牌子，寫着『狗與中國人不得入內』；可是現在已把『中國人』字樣取消，而且不穿洋服而穿長褂的中國人都可以進去了。」

人爲萬物之靈，中國人是人，當然也就是萬物之靈。狗是下賤的畜牲。若把中國人和狗放在同等地位，實屬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侮辱，無怪乎許多愛國之士，提起「狗與中國人……」總覺得憤形於色。

其實，我們不必大驚小怪的責備外國人，千百年前我們已當外國人是狗了，雖然歷史並沒有說過在什麼園門口也掛有「狗與外國人不得入內」的牌子，可是我們稱外國人爲「狄」爲

「猪」爲「豨豸」……「豸」者「犬」也「犬」者「狗」也。凡從「豸」的字，就算不是狗，也大概是與狗同類了罷。

也許有人說，把外國人當狗，確是「古已有之」，只可惜江河日下，國運日蹙，反被外國人把我們當作狗，想來應當何等傷心！可是，年來因外侮頻臨，國人忿激之餘，又再視外國人如狗：例如前年我在廣州見一處國貨展覽大會的門首寫着「狗與外國人不得入內」這便是爽爽直直的目的償目齒償齒了。

狗與人彷彿不住的有階級鬥爭。從這階級鬥爭歷史看來：最初，狗與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次，名義上趕上了外國人；再其次，得與中國人受同等待遇；後來，再趕上外國人；直到現在，有了「走狗」這名辭之後，狗與人的階級也就模糊混合分不清楚界限了。

畢竟是狗的地位升高呢？還是人的地位降低呢？這仍屬問

題。只是，默察狗與人階級鬥爭的趨勢，使萬物之靈的憂時之士，雖不痛至哭流涕，也得長嘆一聲啊。

入八與人

幾千年前的一個白晝，在希臘光亮街道上有個人拿着燈火有所尋找。大名頂頂的亞力山大王遊歷適經其地，下馬問他找什麼，他答道：『找人』。這位在光天白日下的街道上提燈找人的老先生，便是底阿根尼——據說他是大哲學家。

「雖生人世上，未必就是人，」古今的人們常常這樣想。所以發生許多懷疑和批評，你說我不是人，我說你不是人，畢竟不知誰是人。

人們所認為「非人也」的多至不勝枚舉，我現在介紹出兩種。我聲明是介紹，因為近來有時（也不是常常）有點油滑，不喜講負完全責任的批評或斷語——至於我所介紹兩種有人以為不是人的閱者以為他們不是人，我也無從而知。根本上講，

如上面說過，畢竟不知誰是人。

廣州的影戲院像日本的一樣有人講解的。講解者口才好，不但能把本事迹說清楚，而且能加插好些有趣味的諧話。記得有一次，影到一個肆意橫行的土豪劣紳，鄉黨見之側目，講解者便說：『官來了——官呀，不是人呀』。大概「不是人」三字，一方面可作「不是尋常人」解；而字面却明明說不是人。何以不是人呢？不是人是什麼呢？這便是我想談談的。

從人的個體生理和羣體組織兩方面來論，其生存都包含有收入和施出，所謂 *getting and giving*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只會收入而無所施出的，大概不算得是人罷，只是世上這般人偏偏多得很，土豪劣紳軍閥官僚便歸入這類，他們很有威風，只求自己入路好，不肯費神於施惠別人的事業。這等人大概可以叫做「入」。對於這樣可怕的「入」，人們都側目而稱之曰

：「此官也，非人也！」

「情天血淚」La Bohème，一譯「布希米人」，是一齣偉大的悲劇。描寫四個布希米人——音樂家，文學家，畫家，和戲劇家——的生活，描寫得很深刻。當我第二次看那影片出來的時候，在戲院門前擠擁的人叢中，偶然聽見旁邊一子女說：「那幾個藝術家簡直不是人。」

「爲什麼她說他們不是人？」我在電車上這樣想 我猜度她這批評帶有多少憐憫的意思。不錯的：他們藝術家，房租付不出，飯也未有着落，還在那裏繪畫吹簫！賣稿得了些錢應付房租了，却又花了去買書！報館編輯操有付稿費權的，竟敢不唯命是聽，叫你作「說貓」却擅自作「說兔」！平日極愛的女子，一時以爲她另愛別人，竟忽然揪她的頭髮！……啊，充滿藝術生活的藝術家，你拿買油鹽柴米醬醋茶的錢，去買幾本

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的書，那麼，你尊夫人若是和靚的，就會對着你哭；若是激烈一點的，就會恨恨然對你說：『你簡直不是人！』

一次在談話中一位藝術家對我說：『這幾年來我一人獨做的事情有點成功，與別人合作的事情都失敗！』這話裏面是很複雜的。然而有誰能够獨自一個人活着呢？

根據張若谷君的「第八藝術」（銀星第八期）文中所引日本創元社纂編文藝辭典裏一段：「最近勃興的民衆藝術，即影劇之指稱，列於向有之文學，音樂，繪畫，演劇，建築，雕刻，舞誦之次，爲第八種藝術云」現在藝術有八種，那麼，倘若有人說藝術家不是人，大概就可名之爲「八」罷。

「入，八，人，」三字寫來是差不多的；然而「入」字和「人」字頂上都合得密；只有「八」字無論如何是有缺憾的。

（這篇曾給銀星電影雜誌發表，編者盧夢殊先生加了幾句按語，索性把牠附錄。）得所兄所做的稿子，冷雋得異乎尋常。不過他對於這「八」字，有點不饜我所欲，因為他根據日本創元社纂編的文藝辭典裏的一段來說，不肯把自己底話來發揮呢！其實影劇之為第八藝術，中國影劇界底人們那裏記得起這「八」字咧。

三 種 死 的 留 痕

也不是固意放大自己的惻隱之懷，實覺兒時稚弱的心被三次死之針刺，至今還有傷痕。

第一次是七歲時的一個傍晚，在院子裏放風箏，無意中踏着一只小鴨子。牠的頭破了，紅的血流出來；牠一條腿也歪了。我看見就很害怕，一種恐怖的心情促我早早爬到牀上蒙過頭面睡。可是很久睡不着，老是看見那踏死的鴨……紅的血，歪的腿……

第二次是九歲的一天，曠使狗兒追逐家園裏的兔。狗兒不知是開玩笑的，當真趕上兔子，一口把兔咬倒地上。我驚喊了。廚夫馬上跑出來，看見狗兒搖尾得意地銜着兔子回來，便氣得很，按着狗頭打一拳。那時，地面躺着將死的兔，和墜着尾

巴要逃的狗，一齊用似是怨恨的眼光射着我，牠們四道視線，像銳針一般。

第三次是十歲的時候，養了許多蠶虫，牠們整千的由蜂卵出之後，我天天跑到城基上摘一棵野桑的葉子喂牠們。然而牠們漸長大了，食量一天天的加增；同時城基上的葉也快要摘完了。怎麼辦麼？牠們幾天連枯的葉脈也吃光，快要絕糧了。我不能使牠們飽，却不忍看牠們餓；終於一種殘忍的慈心叫我把牠們全體拋到窗外的河裏。拋的時候，我面向窗內。

鴨子，兔兒，蠶虫，我殺了你們；你他裁判我罷。

我回念這些死的留痕，感覺在未來中多一點憂懼。我怕在不知不覺的無意中把他人象鴨子般踏死；我怕因滿足自己的快意累他人像兔和狗一般喪命和受罪；我更怕對所愛的人，像對蠶虫一般，因無力愛牠而殺牠！

從影戲院的三等位到頭等

在略爲舊式而不甚貴族的影戲院，往往分三等：頭等在樓上，二等在樓下的後排，三等在前頭靠近影幕。

三等的座客以小孩子居多，大概因券價既廉，而且他們不會像大人一般覺得坐三等位於面子上有些難過。未開影前，三等早已坐得七七八八了，他們坐得很不安靜，有時呼噪幾聲表示着急；影戲院也彷彿受他們催促不過，終於開影了。

當幕上影到跑馬時，一陣拍掌聲從三等位發出。影到英雄跳下水中救美人，或路遇不平拔劍而起，於是三等位中不但有掌聲，更有叫囂的歡呼。影到完滿結局男女主角接吻時，三等位中又發出一種似接吻而比接吻還嚮的怪聲。

二等的觀客間或拍拍掌，但很少。至於樓上頭等的大人先

生們，不但一聲不響，而且當他們聽見那些喧鬧時，覺得有點肉麻，心裏暗道：『無意識……Nonsense!』倘若戲院不是黑暗的，就儘可以看見他們雙眉促起，唇角下垂的鄙夷態度。

歲月漸漸地過，小孩子們一個一個的變成大人先生——無情的日子把三等的觀客驅上頭等去，那時，他們忘却昔日的興致，他們不再拍掌叫囂了。因為他們已深於世故，不但影戲看得多，而且在人生的舞台上，他們自身表演過種悲歡離合的劇情了！

人的技能多數愈磨練愈精銳，惟有「感情」却愈磨練愈遲鈍。例如有七八個兒女的父母，不幸兒女們接續夭折，當死第一個時，父母哭得痛不欲生；可是死到第四五個時，哀感略鈍了，或竟可以不哭了。

我到影戲院裏有時彷彿在看一幕人生的悲劇——那悲劇並

不是影在銀幕上的；那悲劇却是「在黑暗的影戲院裏，無情的日子把三等的觀客一個一個驅上頭等去！」

灌水豬肉

別處可不知有沒有，在我鄉間却很常慣的——屠戶殺豬，剖開腹部時，馬上灌水進牠的心房，由心房擠到全體的血管裏；這樣可容納十多斤水，豬肉的重量便增加了。可是據衛生學家或稍懂衛生的人們說，灌水豬肉很不合衛生云云。

有一年，新任的縣知事是從省城學堂畢業回來的少年，他宣佈整頓民政。果然的，新立了許多禁例，其中有一條是禁賣灌水豬肉。可是禁了不夠兩月，屠戶漸有被罰，市面的豬肉漸恢復灌水了；其原因無他，皆因市民——多數的市民——嫌不灌水的每斤貴幾個銅板，他們要買灌水的，於是灌水豬肉的禁令不能執行下去。不但這樣，而且那知事未滿任就下台了，原因無他，人民——多數而且佔勢力的——嫌他多事而不

似官，他們所要的是有官氣的官！

聞說那知事現在在鄉間耕田了。我想：當他放下犁鋤在樹下休息時，回憶從前處罰屠戶，應該有點自己悔責。倘若硬要屠戶負起全市豬肉不改良的責任，他自己就應負全縣不改良之責。倘若屠戶被打二十板屁股，他自己大概應被打二百板以上。

近來對於文藝的批評，每每聯想到灌水豬肉。即如現在批評家指出許多無聊及腐敗的文字，更大罵國產影片之幼稚而無價值，又責備影戲院譯外國劇名之肉麻——什麼「豔史」，「風流」，爭風……殊不知社會——多數而佔勢力的部分——所要求的是腐無聊腐敗的文藝，幼稚而無價值的影片，和肉麻的劇名。

責罵國產影片的聲音算最顯著。而被責罵者的態度有兩種

：一種是不睬的，一種是揮拳打過來的。不睬的令人悲觀；揮拳打過來的倒有點意思，他的意思大概是：『誰叫你來管閒事！南洋及別處的觀衆歡喜看什麼，我就製什麼賣給他們。若依你們說做到藝術化，我就賣了兒子也不够虧本啊！』

中國曾有不少富強的機會，可是民國元年鄉間有人想開礦而父老說掘斷龍脈，不準開。民國十六年革命軍的宣傳隊到河南宣傳三民主義被該省民衆所組織的紅槍會洗劫一空。諸如此類，有什麼辦法？我們中國人喜歡貧，喜歡弱！嗚呼我豈欲爲不長進的份子辯護哉！吾不能已於言也。

然而世事沒有一件是絕望的，今後想禁絕灌水豬肉。我以爲不要單打屠戶的屁股；還是要注重向市民方着手，使他們個明白灌水豬肉的壞處，大家決意買不灌水的。想達這目的，必須向他們的腦漿裏做工夫，打屁股是沒有功效的。

五香花生與中國

當我離學校時，帶着幾件書廚衣箱出了校門而到碼頭。碼頭渡江的小艇艇家們，各人站在自己的艇頭，很喧雜地嚷道：『這裏來罷，這艇最好！……』平日每到碼頭都見同樣的情形，不過那回聽來彷彿更鬧；大概因觸起將離學校時，耳中不住的聽聞社會的喧嚷：『這裏來罷，這職業最需要你！』

『中國今日之所需』這題目，是我們聽演講和閱書報所常見的。題目雖一，而各篇所論不同：教育家說中國今日所需的是教育；體育家說是體育，藝術家說是藝術……這種呼聲與碼頭船家的喊叫相類似。不過動機複雜些罷。

通常所謂「賣花讚花香」的心理，其簡單的動機，是自私；但自私之外，我以為還有天賜的特殊作用：那便是自信和自

尊，由自信自尊的自我表現可生出「力」。聞說有某音樂隊舉行成立禮，演說者大意論音樂之重要，他說從前孫中山之所以勝陳炯明，其故無非因孫中山軍隊有軍樂隊，而陳炯明却沒有。這位先生的理論當然幼稚可笑，但他的用心大有可取：因為他叫樂隊隊員大家覺得音樂之重要，甚至有關係國家興亡。倘若樂隊人員覺得自己負着這樣重大的使命，那麼，他們必用心練習，至少也能够有氣力奏得響一點。

倘若你遇着一個在情場中的人，你問他世上那個人最美麗，他心裏（未必肯說出）必答你說：『世上最美麗的是我的愛人』不錯，這是上帝叫他這樣說的，因為惟其如是，人間的戀愛才易於凝結。這也就是一種自我的表現。

徬徨四顧不知何所適從的青年啊，站着罷；認識你自己！欣賞你自己！

假設我現在的職業是「賣五香花生米」，那麼，當我沿街叫賣的時候，若有人問我「中國今日所需的是什麼？」我就說：「中國今日所需是五香花生米。」因我應這樣說，才覺得我所投身而置力去賣的東西，對於中國負有重大的使命！

鄉里之情

在伏案的時候，校役送來一束報紙——一位朋友由蘇州寄來的「粵聲」，是在蘇州東吳夏令學校讀書的粵籍同鄉會出版的，字裏行間，深深表出濃烈的鄉里之情。

初到上海有一晚，獨自逛街忘却路之遠近，寓所的方向也混亂了。想坐黃包車，聽說車夫專欺負「新廣東」；想坐電車，又見橫冲直撞的不知那一輛是對的；想問路，言語不便。正徘徊間，要幾個說廣東話的站在談笑，我便貿然叫他「鄉里」（廣東很普通的稱呼）接着問問途徑；正好他們也要搭電車，便指點我一同由電車回到寓所。

關於鄉里之情在我記憶中還有一件：去年和五十餘同學進到西蕪村附近的賊巢。同學中有一個操用西蕪土話對匪首說了

許多話，什麼『鄉里！……大家都是同鄉，總望念念鄉里情份罷……』匪首雖然不放他，總有多少另眼相看。當時我想：我們也可以對匪首說：『喂，我們都是同省，也是鄉里，還是讓我們出去罷。』——然而這未免太笑話，同省便有情誼，強盜大可以不必擄劫了。

原來鄉里之情之深淺，與所在地方範圍的廣狹成正比例。在本省內，同村有情；在外省，同省有情；在外國，同國有情；聽說在美洲，中國人和日本人相待也如鄉里一般，雖然在東亞大家是對頭。

我們試幻想：假如在火星上面有地球的人類在彼喬居而做賊，劫擄我們的時候，我們儘可對匪首說：『喂，我們同是地球上的人類……』他也儘可發生很深的鄉里之情厚待我們。

我們企望鄉里之情能普遍推及全地球的人類，讓我們忍耐

等候罷——一直等到地球與火星交通的時候。

可怕

前幾年回到離別數年的山城，見事物變換了不少。其中有一件是從前有電燈而現在沒有了。我問一位朋友這因什麼原故，他說：『電燈公司虧了本，因為城裏偷電的人多，甚至警察也有偷電的，電燈公司終於停辦了。』

市民偷電，電燈公司已搖動；警察也偷電，電燈公司停辦的理由便很充分了。可怕！

在戰場上不怕對面開槍打過來的敵人，最怕自己營裏的伙計做內鬼，和對方扮成良民裝束的間諜。版權所有的書籍被人翻印，雖已可怕，而尤為可怕者，翻印的書籍裏竟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

大聲叫「打倒帝國主義」的實行帝國主義，滿口「慈悲仁

愛」的於行爲上忘了慈愛，是再可怕沒有的了，幸而這種人中
國不甚多，當然不能抹殺而論；可是，小數就可以不怕了嗎？
電燈公司不必等到家家戶戶都偷電然後才關閉啊。

本來，無論何人何事，倘若是不正當，便人人都有起而糾
正的「權」和「責」。因此，許多同胞仁慈爲懷的要替兄弟取
出眼中的刺；也有許多人們義憤填胸的要執石擲死淫婦。這原
是極好現象，我們也不應放棄這權責；可是，有時覺得可怕得
很：既不知自己眼裏的樑木曾否除去，又不敢執起第一塊石！
終於覺得可怕而已。

有皮鞋穿

山東人長於當兵，所以在濟南念書時，常見街上三五成羣的兵士，拿起一面寫着「招兵」的旗子，逛來逛去。

有一天，一個同學從外邊回來，笑不可仰地說剛才遇着一隊招兵者，對他說：「當兵去罷，當兵有皮鞋穿哩！」那樸素的同學，雖然沒有皮鞋穿，但他腦子是會思想的，所以聽見那話就笑不可仰。

當兵是多麼大的問題，因有皮鞋穿便去嗎？在受教育的人，當然覺得可笑。

然而不必笑啊。招兵者對於頭腦最簡單的人，以「有皮鞋穿」為引誘；對於較有思想的就說「升官發財」；對知識階級，又用什麼「馬革裹屍，以死為榮」，「My Country, Right

Or Wong」爲人類幸福而犧牲」……等慷慨激昂的說話爲號召。務必使當兵者咬着牙根衝前去，槍彈飛來也不避。

其實，人爲什麼要殺人？什麼以死爲榮，什麼爲人類幸福，往往是假面具和麻醉劑。搗開假面具，叫「戰爭」這怪物現出原形，那時，我們就會發見所謂以死爲榮，爲人類幸福……其價值與一雙「破皮鞋」差不多，或者甚而比不上。

看罷：現在帝國主義的爪牙，慘殺弱小民族的列強軍隊，豈不就是前幾年在歐洲戰場維持人類正義和平的英雄嗎？不但歐戰是這樣，還有許多其他的戰爭亦同樣不通；扯起很好看的旗子，徒然使犧牲者含恨九泉，事實具在，若必要再舉些例我也舉得出。

記得一個詩人作一首關於軍樂的詩說：「戰爭我恐怖，可是軍樂多好聽！使我忘却街道蕭條的景象，使我忘却母親寸碎

心！』是的，惟其能够不想起母親寸碎心，便合格當兵了。

德國軍閥腓力第二說得很卒直，他說：『倘若我的兵士開始思想，我就一個也不留他在營裏！』

一九二七，十一，世界和平紀念日。

不要爲我拍照

從歷山之陽到古時舜帝坐泣的山頂約有千尺，所以同遊者幾個要坐轎上去，我爲便於攝影起見，跟着步行。Y君揚聲說：『喂，不要把我拍入照片裏，因我現在暫時做資本家；倘你爲我拍照，我就在紙上成爲永久的資本家了。』

回到山脚時偶然把一個轎夫攝入風景照片；正在把快鏡摺好，那轎夫跑前來咆哮地對我們說了一番不甚聽得懂的話，大意是反對我們爲他拍照，終於由旁人排解給他幾十個銅板了事。

事後我仍不明他何以不喜歡拍照；我想：倘若其理由是想藉機會敲竹槓，那就可惡；倘若他迷信拍照是洋鬼子的妖術，會搬去三魂七魄的，那就可憐；倘若他所持的理由，是謂我現

在抬轎做你們的牛馬，是暫時的；你爲我拍照，就在紙上作永久的牛馬了。若然，我們應該向他道歉，給幾十個銅板反侮慢了他。

我彷彿聽聞上山與下山，抬轎與坐轎的人們，都這樣說道：「不要爲我拍照罷——現在的我，是暫時的我！」

孔子的後裔

在三天的國慶假期中，我們原本打算遊泰山和曲阜。結果只能遊了泰山，因曲阜強盜多而且兇。

得到古時聖賢所聚的地方，原本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但一邊榮幸一邊有點心寒：在都會裏戒嚴的時候，怕自己因接過箋上印有總理遺囑及「打倒軍閥」的信，恐被誣為赤化，而腦袋有點危動；還有，聽說曲阜的強盜——孔子故鄉的人民——把火車站長的腹部刺了幾刀，聽見又有點心寒。

國慶日，我站在泰山之巔，放眼眺望無邊際的平原，想到上下數千年燦爛的歷史所佔有的錦綉山河，想到當我們的祖宗在這錦綉山河間製禮樂作詩書的時候，外國人還瞠乎其後的打着赤膊生吃獸肉……我於是想望空歡呼，表示覺得做中國人何

等榮幸而可誇。但當我再想下去時，不但沒有歡呼，而且幾乎要落淚。

倘有人對我們稱贊外國印刷術何等精巧，我們也許會唇角下垂地說：『印刷術是我國發明的，他們學來算什麼本事？』當外國的無煙槍和大炮一排排的射過來時候，我們中國人又說：『那算什麼本領？火藥是中國發明的！』而且有人說：『什麼印刷槍炮，是物質而已；我們有歷代聖賢留下的道德文化寶貴萬倍。』

可是，我們須認定：古時的榮耀是古人的榮耀；現在的榮耀才是我們的榮耀，倘硬要把古人的體面，做我們的體面，結果恐怕大家都不體面！有什麼可誇？孔夫子的後裔會得做强盜；石頭可能變成亞伯拉罕的子孫！

一九二六國慶後一日，在津浦車上。

中秋夜之雨

初到山東念書的時候，言語既不十分通，熟的同學也不多；我於是如守日常課程一般，每晚吃過饅頭之後，信步出校外逛逛，有時逛到萬家燈火，經過城門要被守門的兵盤問幾句。

這些傍晚的散步，曾給我幾個印象。

初秋的一晚——雖然並不是清明，但該處風俗定那天掃墓的——跑到多人與多墳聚攏的郊外，看見大人牽着小孩子，少婦扶着老婆婆，帶了香燭找着他們認識的墳墓。黃昏與黑夜接近時，扶老攜幼的人們又漸漸散了。一陣悲壯的軍角聲，遠遠地從城裏乘風吹送過來，剎那間，我感覺宇宙之茫然，與人生之悵惘。

另一晚，經過一條冷靜的街道，在青白的燈光之下，看見

一個老人坐在塔前啜泣。那是我忘不掉的一幅畫，那是我述不出的小說。我想，自從古時洪水之後，挪亞的子孫自作聰明要築一座高塔來避天災，上帝罰他們言語不能互通，於是人與人之間多一種隔膜。可是，言語雖各處不同，但流淚是從心裏說出來的世界語，誰也應該聽得懂。只是那老人，心裏難過的是什麼事情，我沒有問他——因這幾年來，我漸漸懂一點世事，知道悲哀的人，世上不知多少！怎能逐一去問？

中秋夜——算是每年頗足注意的一夜罷——適值雨天。入夜時雨止了，但烏雲仍把應該明亮的月掩住。在寢室太靜了，我又出去跑到城裏看人家有什麼熱鬧。微雨中，我扯起外衣的領，踏着泥濘的路，一步步的跑回學校來之時，自己也不認識自己。

一步步走着時，腦中聯想到詩人朗法露的 Rainy day 他那

詩的大意是說人的心情彷彿天氣一般陰晴無定，而我們須知雨天黑雲之上，仍有太陽照晒着……是的，中秋夜原本有光明月亮，不過陰翳的雲把她掩住罷了！

我又回憶起黃昏郊外的掃墓者，和在冷靜塔前啜泣的老人。我覺得自己素日是一個樂天主義者，怎的近來每每感到無涯的悵惘？我又聯想到冰心女士一首詩：『我的心啊，昨天你告訴我世界是充滿快樂的，今天你又告訴我世界是充滿悲哀的。叫我怎能信你？』

微雨中，扯起外衣的領，踏着泥濘的路，一步步的走着。人生的徬徨，孤獨，與寂寞，只有感到之時纔能感到。

汽水

Let me live in a house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Where the race of men go by—

The men who are good and the men who are bad,

As good and as bad as I.

I would not sit in the corner's seat,

Or burd the syrie's ban—

Let me live in a house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be a friend to man.

—S. W. Foss

讓我住在那屋子

靠近世上行人經過的路邊——

過路的人們有善亦有惡，
惡的有我這麼惡，善的有我這麼善。

我不坐在屋隅的位子，

也不鄙褻壞人的詛咒，

讓我住在路邊的屋子罷，

做一個「人之朋友」。

在輪船上旅客休息室裏，我開了一瓶汽水倚桌閒坐。對座坐着一個不識的旅伴。當我們視線相接觸時，我們有意無意地點點頭，接着說一句『今天天氣很好，這回風浪也不大。』『是的。聽說快到吳淞口了。』

我不識他，他不識我；我們不過是暫時的旅伴，偶爾邂逅。我不問他從何處來，他也不問我往何處去。

把瓶中的汽水分些到他的杯子裏。無言地我心裏說：「朋友，我們不用喝清雅的香茗，也不用喝豪烈的醇釀。然而我們喝一杯罷——一杯甜而帶澀，微有刺激而不醉的汽水。」

一次邂逅之後，我們不相聞問了。

「茶」是清雅孤高明的象徵，「酒」是熱烈濃郁的象徵。「汽水」呢，既不像清雅孤高，又不是熱烈濃郁。

清雅孤高竟致瞧人不起，這種人我固然不敢做，因為自己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自己有什麼勝人之處足以瞧人不起。可是同時又禁止自己做一個絕對熱情的人，近來我心裏有一種該打的恐怖——以為「能使自己傷心，能害自己，甚而殺自己的，往往不是是仇敵，而是最心愛的人！」

人間旅途的漂泊者啊，當我們偶爾邂逅時，你不必問我從何處來，我也不必問你往何處去。我們不用喝茶，也不用喝酒

；且讓我們喝一杯罷——喝一杯甜而帶澀，微有刺激而不醉的汽水。

一九二七，六，十八。吳淞海濱旅店。

了解？

一位朋友結婚不久，便要打算離婚了。還記得他寄來的新式結婚禮帖上印着有「……我們倆已得相互的了解，決于某月某日開始共同生活」我對於這朋友的不幸，深為代抱不平；同時覺得他把「了解」兩字看得太重，同時又太容易了。

了解，是很難的，簡直是不可能的！因此結婚的主要條件，也不在乎了解！

我們對上一代人，最時髦的事情就是父母為兒女揀配偶。他們收取好些紅紙寫着的年庚八字，叫盲眼或光眼的算命先生子細研究。爲什麼呢？無他，他們想「了解」那兒子和媳婦終身的定命。

後來青年男女覺悟了。他們知道老人家「了解」的法子靠

不住，他們要自己大家「了解」。於是同校讀書的過三幾年一雙雙的宣佈了解。或者鄰居有小姐長得好看，結識不久又說已經了解。結果有好也有壞，於是有人說：「現在文明結婚，亦是盲婚而已。」

當然，仍舊是盲婚而已。根本上愛情是盲目的。

了解是好的，可是男與女必要了解才結婚，恐怕誰與誰都不能結婚，因為世上誰也不能了解誰！不但不能了解他人，就自己也不能了解自己！你敢說了解自己嗎？

既然了解是不可能的，牠就不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呢？我以為是「相互的欣悅與同情」。比如我自己雖不敢說了解自己，但對於自己有絕對的欣悅與同情——因而想自己安樂，想自己做好人，於是我便活着了。

男與女也是這樣罷。固然算命先生研究不來；就是對方用

一生互相研究，也未必能了解。然而不用灰心，雖然不能了解，只要他對她和她對他都有深切的欣悅和濃厚的同情，那麼，他們倆就可「開始共同生活了」。

然而，什麼才算是「深切的欣悅和濃厚的同情」呢？這問題也委實難答；而且若要解答，未免「打得更來夜又長」了。

和尚及其他

遊西湖的一天，在高莊吃午飯。一個和尚站在小廳子的門口，他穿着很襤褸的袍子，面上表露沒有振作的容貌，很謙恭的向我們募化。

和尚是一心克苦的，愈高尙的和尙愈有窮苦的氣象，這是有人告訴過我的。那麼，我要當那站在門口的和尚是一個佛教真信徒，對他的信仰和苦功表示相當的敬仰，而請他到桌邊坐下同吃，領教他的佛法吧？然而我又想起，許多人說過近日的和尚大部分是糊塗東西，社會的廢物，簡直像穿袍子的叫化子。那麼，對不起，我又有點鄙視他。

我終於無所表示地送他兩角小洋。我心裏對他說：『和尚先生，倘你真的爲着佛教苦功而行的，請你大量恕我沒有對

你表示敬仰；倘你因為懶子謀生而行乞的，我給你兩角錢也不
算上你大當。」

有時自覺判斷力不足，而且有點油滑：比如見近日許多繪
畫，畫得古怪離奇，據說「什麼『印象派』『未來派』」，到底
是着實的新美術呢？還是自欺欺人的東西呢？又如許多外國來
的傳教士，是受愛的良心所催促而備犧牲呢？還是因嫌在祖
國耕田太苦，到中國可以「三國工人服侍，而優閒過日呢？」
我未嘗不想下一判斷而定對與不對，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不
敢恭維不敢罵。

我心裏對他們說：

你們；倘若你們真

肯寬恕我；倘若你們

上你們的當。」

自愧，時不認識

相信你必

倒幸沒有

幼稚

母親責罵兒女有一句得力的助語是『你現在年紀已不小了。』反轉一方面說幼稚可以不受責：比如一個二三十歲的大人和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玩笑，被小孩子一拳打打出鼻血，旁觀者必笑；倘那大人忿然還擊一下，那末，旁觀者反責他，說他應該原諒小孩子幼稚。不但七八歲可原諒，更聽說外國十六歲小孩子殺了人也可不償命。

我雖不滿意於國產影片，但以前未寫過不滿意的批評，其故一則別人說的儘够了，我不必多嘴；二則我很怕被批評者以一句說語辯護得乾乾淨淨——說『我們現在還幼稚。』

倘若批評家還咄咄迫人的責備國產影片，我也許幫忙製片家解答說：『你不要責人過嚴罷，國產影片還幼稚（？）』不過

有十餘年的歷史而已。」

蘇州的牛馬

我到過兩次蘇州。到蘇州觸起我想說幾句話的，第一次是牛，第二次是馬。

第一次，在夏天，久坐編輯室中覺得有點困倦，獨自一人偷閒去蘇州逛逛。離了人煙稠密的都會，到那「自然」所佔有的田野，心裏彷彿吃了一杯冰淇淋。

從火車下來，瞭望路旁廣闊的平原，藍天白雲青秧綠樹的美景當中，點綴着許多茅亭子。仔細看那些亭子，見裏面縛着一匹車水的牛，雙眼掩着不住的繞着圈子走！我想，在中國我們有許多朋友也是這樣可憐罷。記得小的時候在窮僻的鄉間，眼見很多山村的良民，整天幹着牛一般的勞力，結果便是獲得可以果腹的粗食，和只有夜間享用的住所；同時獲得數十年的

歲月，生養幾個兒女繼續他們做牛。他們除掉有時會燒着幾根香去拜榕樹腳下的石菩薩這種宗教性的表現之外，簡直沒有人的生活了！他們雙眼掩着，不住的繞着圈子走——像那車水的牛一般，來走他們人生之路。

前幾天，湊朋友們的高興，再到蘇州去。那時楓葉已轉紅色片片的飄落了，田原間的茅亭已空，大概車水的牛，當這秋盡冬來的時節，已回去寒風吹不到的棚裏反芻了。

我們進了蘇州城，大家商量怎樣去逛天平和虎邱等地。結果六個人中三人騎馬，三人坐黃包車，取定同樣的路程，盡半日遊覽。在馬背上，我想出一條答不出的問題：『僱黃包車和馬走同樣的路程，爲什麼車價一元二角，而馬價却要二元五角呢？』人爲萬物之靈，而流汗所博得的代價不及馬之一半，豈有此理！或者：馬有四脚，人只有兩脚，所以較爲值錢。就

算如此說，馬價亦只應得二元四角而已。何況馬與車夫大家同是只有一條命的呢。

把人當牛當馬來談，我自認對不住；但同時聲明我不能已于言。

也許有些詩人到田原村郊遊行時，看見鄉間老百姓，就引起詩意，很羨慕地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世無爭：』然而詩人啊，讓我們深慮一下罷。倘中國人人都是這樣與世無爭，怕不怕站不住呢？

我們都望中國富強，人民幸福，所以有革命。然革命的起點與終點都是『使人民由牛馬變成成人』。前清有皇帝，把人民當牛馬，激起一部分覺悟者，用炸彈趕走那皇帝。可見趕走一個皇帝之後，跟着有許多人做我們的皇帝。民國十六年了，民衆還未盡離牛馬的地位。漸漸有若干人覺得有點灰心，不知打

仗打到什麼時候才了結。然而我們不用灰心，革命不是炸彈炸得成的。等到每個人民都知道去尋找人生的出路之時。革命成功的日子就到了。現在，四萬萬人中，有小部分覺悟者搖旗吶喊，可是大部分還一味夢然掩着雙眼，不住的繞着圈子走！

到底，還是要做點根本的工夫罷。我們要對通俗出版物的作者和小學教師等行一個誠懇的敬禮。因為他們慢慢的要求導我們的朋友拋棄牛馬的生活，去尋找人的生活。

也許有人以為，現在要大談「馬克斯」，「德謨克拉西」，「貝多芬的藝術」，才適合時代；現在講「公民教育」，「兒童教育」問題，未免陳舊了。然而我們須知，倘你對人講「馬克斯」，許多人要問你有沒有一牛克斯」。講「德謨克拉西」，許多人要問「德謨克拉東」在那裏。講藝術，常常像對牛彈琴。因此，惟一純粹藝術的藝術界週刊，因為買的人太少，

支持不下，終於由「週刊」改爲「不刊」——說這些話時，我覺得心痛。

我們太心急了。我們常常想一步跳上樓頂。我們看西洋畫未够一百幅便執起畫筆繪什麼未來派印象派。我們希望中彩票致富而不望儲致富；然而彩票是沒有把握的，儲蓄雖然要忍耐，到底比較靠得住。

叫幾萬萬朋友大家棄掉牛馬的生活，去尋找人生的出路：這種革命工作，斷非一兩個炸彈所能炸成。還是大家真心做點事情罷，徒然着急也急不來的。民國十六年未能成功嗎？期之於六十年後可也！

一線天

西湖靈隱寺裏有個黑漆漆的岩峒。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一個和尚指點我們仰首向上望，果然看見一線天光，從岩石的裂縫透射下來——那一部分的名勝叫『一線天』。

遊一線天使我聯想到一點往事：前幾年曾在暗無天日的強盜窟裏做了一個月的被囚者，與幾個同學住在破而狹的小樓上，雖不十分苦，總算經歷過很黑暗的社會了。在那裏所得的印象，許多存留腦中不能消滅：即如有一晚忽有幾碗鮮魚粥送上來給我們吃，起初我們莫明其妙，後來從樓板裂縫望下去，看見那中年的新繅的強盜（那小屋的屋主）跪在燒着香燭的神像台前默禱，旁邊坐着他那十多歲的女兒，很憂感地抱着她重病垂死的幼弟。啊，這是美術家所繪不出的圖畫呀！原來他給

我們特別好食品，大概是半屬迷信半由良心叫他這樣做，好使他嬰兒痊癒。剎那間我感覺偉大的愛充滿黑暗陋室，幾乎忘却那是盜窟，忘却冰凍的鐵鍊了。

誰說這世界是黑暗無光的！我曾進黑漆漆的岩洞裏，在那裏，看見一線天光。

誰說這世界是冷冰冰而無愛的！我曾到最殘酷的強盜窟裏，在那裏，看見愛之閃爍！

囚犯歌

近來腦裏略有監獄的印象，原因大概是一則最近連看兩影戲——Silence 和 Miss Nobody——都有監獄情節的；二則前幾天一位朋友又教我唱 Prisoner's Song 那歌音調很不錯，還記得其中一節是：

I'll be carried to a new jail to-morrow,
Leaving my poor darling all alone;
With the cold prison's bars all around me,
And my head on the pillow of stone.

「真假父親」Silence 的監獄情節大略是一個父親，因愛女兒的原故，甘心替女兒負殺人的罪名，甘心被捕入獄。審判

者曾以爲他未必是凶手，叫他自己辯白，可是他因愛女兒，始終箴默着。

「無名小姐」Miss Nobody的監獄節大略是幾個所謂有作爲的人（律師，文學家等）因被情愛的毒刃刺傷了他們的心，使他們意志消失，於是浪漫的生活開始，成爲幾個無業流氓，終於因此嘗嘗鐵窗風味。

這兩劇監獄的分別，可說前者是愛之積極的結果；後者愛之消極的結果。前者因有所愛而進監獄；後者因無所愛——他們其一積極的，其一消極的，各走極端；可憐他們共同走到的地方是監獄！

無論愛國，愛朋友，愛兒女，愛情人……因而進監獄，是一種常有的事實。因爲愛常常叫人負他人的十字架，喝他人的苦杯，甘心情願的坐他人的監獄！——許多人看見這點，明

白凡有所愛就不自由，他們不甘受困，他們消極地要踰出這愛之監獄，想到一處可以任意飛翔的地方。

然而逃出愛之監獄就得自由了嗎？不，簡直換過一間新的監獄罷了。而且那新的監獄，更為冷酷，寂寞，枯燥。因為在那裏的犧牲沒有代價；在那裏的痛苦，不會得着慰藉！試看『無國之人』（一本愛國小說傑作）的主人翁，因激於青年熱血，不甘於忍受愛國的痛苦，竟忿然說一句：『願從今不再見美國！』於是被判貶到荒島，永不許回來，而且連「美國」兩字也不許看。在那裏，他感着無限痛苦，流了許多不能乾的淚——世上還有別的監獄比這個更殘酷的嗎？

倘若有人不甘受痛苦，想逃出愛之監獄，他不但不應以為從此可得自由，而且他終於要唱這「囚犯歌」：——

明天我將被解到新的監獄；

丟下我可憐的愛者好孤獨；
冷酷的鐵條困圍我的四周，
我將枕首于凍而硬的石頭。

一九二七。七。十九。滬甯車上。

半淞園

半淞園地方雖不大，却也有山有水。園中景物和建築大體是中國古式，可是多少有點現代化了。而最觸目的是安在路角池邊的廣告牌。什麼香煙，葡萄乾，照相機……：大塊大幅的畫得五顏六色，這些廣告，把半淞園點綴起來，使一般想避開都市的喧鬧而來園林中尋求精神休養的游者，反更觸起了煩雜的苦悶。

所差堪告幸者：半淞園不會完全「現代化」和「物質化」，爲的是牆壁上還有許多題詩留句，這些詩句，把半淞園點綴起來，表現遊山玩水的雅人韻事，使人一見而聯想到我國上下數千年懿歎休哉的精神文化。

「精神」「物質」的問題，經過前幾年的討論和爭辯，現

在談起來彷彿陳舊一點了。記得太戈爾舉起精神文化的旗子來華，引起許多人熱烈的歡迎；同時却又引起不少人說要驅逐印度大象。他們各走極端；終於多半主張折衷，理由大概是講精神的不能不吃飯，只知吃飯而沒有精神生活的又不成人。所以人生「精神」也要，「物質」也要，庶幾合乎中庸之道。我看了半淞園的招貼廣告和題詩留句，又體會到了我國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究竟是中國人光榮還是恥辱，我們儘可不用講，只要主張中庸的，就中庸到一個較好的田地（至少不要讓幾幅廣告做物質化唯一的代表；而壁上的題詩也不要太多肉麻的「平平仄仄平平，」）那便是我——一個遊客——唯一的奢望了。

提防平民與小孩子

記得從前曾作過一兩篇對「黃包車夫的汗」發生感慨的詩，的確誠心地表同情於平民，因我自己也受過不少有錢有臉的人的氣。又在文字間曾攻擊過大人先生，因我受過不少大人先生的氣。

好了，時代不住的變遷；從前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現在改爲「天子重豪賢，文章不值錢，若無耕田佬，餓你叫皇天！」這潮流一起，於是一班所謂駕人之上的貴族文士，成爲時代的落伍者，平民得以揚眉吐氣地站起來。時代但不趨於平民化，同時更趨於少年化——文藝界，政治界，……青年人都起來打倒老頭腦。在文藝界我們常發見一類語氣說：「我——一個小孩子——的作品，料必被大人先生瞧不起……」

「於是『大人先生』這尊稱人皆不受；同時凡標明自己是『小孩子』的，就可以放心說話，放胆罵人，因為小孩子的天真脾氣原是如此，無足怪責。

到了這時代，慨嘆黃包車夫的汗的詩和譏罵大人先生的文，漸漸不多見了，大概因為『平民』『少年』已佔了時代的權威，並非亟待鼓吹的時候。這時代，一方面平民化，一方面少年化，大概可以綜合起來說是『平民與小孩子的時代』了。

實在的：平民最可敬，小孩子最可愛。中國的貴族，文士，資本家，和大人先生，相繼落伍；替他們而興的是一班平民化的少年，前途大可樂觀！

然而，有一點我們要加意提防：大聲疾呼『我是平民呀』的人，往往不是平民，因若果是平民，就自然覺得無表示出來之必要。聲聲自稱為『小孩子』往往不是小孩子，若果是小孩

子，也自然覺得無表示出來之必要——好比到照相館照像的人，凡端坐閱書的往往不識字，因為倘若是識字的，就會覺得閱書是一件當然無足希奇的事，無拍入照片之必要。

許多人佩起「平民」的袖章，混入平民隊伍，踏在平民的肩頭，攀到自己的皇宮；許多人扯起「小孩子」的幌子，便以幼賣幼的鬧些不負責任的搗亂——這些所謂平民和小孩子多極了，我們更加意提防，以免上當！

一個墮落者

在鄉間小學念書時有一個X同學他的哥哥是由匪首投降而變成軍官的。X的母親不願他跟哥哥在一塊，而且大概想學學孟母罷，所以送他進學校。

開學不上兩禮拜，X便因打架被罰托鎗。他托的時候笑着說：『我從前在哥哥那裏托慣了，什麼無煙呀，駁壳呀……不但托，還會放哩。』不久，又因犯別一條校規，被監學罰他吃了一頓白飯。

寒假之後，第二學期接着開始；可是X沒有回校，聽說因他常犯校規，已被學校斥退了。學校爲什麼要斥退他？是不是因他天性太壞，無教育之可能？不是吧。大概爲維持治安及校風起見，只好犧牲一兩個搗亂的敗類。陳景華在廣州辦警務尚

且要槍斃偷鷄賊；然則學校豈不應斥退一個被罰托槍還笑嘻嘻的頑童哉？

兩年之後，我有一次在縣城裏遇見他——那時他當連長——我們談了一會，不上幾句他便說：『豈有此理，前時李監學罰我吃白飯，總有一日我要請他吃蓮子羹！（槍彈）』我雖不是李監學，聽了也有點吃驚。其實他天天和那些從前做賊現在當兵的大漢相處，說一兩句兇一點的話，是很尋常的，並不算什麼一回事。

X 不幸生於強盜的家庭，不幸歸入土豪的營裏。而尤其不幸的，他母親會牽他離強盜的家庭，想他不入土豪的隊裏，結果却不能！他彷彿一個浸在污臭泥水中的人，會伸手爬上一隻船上，可是船上的人恐怕他身上帶着的臭泥弄污全船，不能不推他回到泥水中。

幾乎找着一條人生的出路而終於找不着，這樣的墮落者，比較上最屬堪憐。

X 墮落了——誰使他墮落的？

新式斬首機

偶然看日報見有一段講北京將試用新式斬首機，當中一段說：『……：覺行刑者手段不高，往往執刀亂斫，頭不即落，慘酷已極，太無人道；遂向某國輸入新式斬首機數具。用此機殺頭，可使刀落時適如分際。只須一刀，即身首異處！……：』

這種外國的斬首機，大概就是 Guillotine（斷頭台）罷。按此機係百多年前法國革命時一個博士 Dr. Guillotine 所發明，因而得名。大概這博士因見當時用刀殺頭，「太無人道」，於是發明此機，使「只須一刀」，免死得太苦。在消極方面的人道上而言，他修了不少「陰功」——而且料不到百餘年後，更「惠及中華」哩！

「向某國輸入」，雖沒有指出那一國，但必是外國無疑。北京是中國文明的代表地，素來反對歐化，不喜歡接收外國輸入的東西。例如最近頒行凡女子剪髮要納稅二元以示禁意；女子剪髮是外國輸入的。然而，有一種東西却年年都歡迎輸入的，那種東西就是「新式斬首機」及同類的傢伙。輸入來做什麼用？用來殺自己中國人！

斬頭在外國已不是時髦的東西了，所謂「新式斬首機」，是百多年前的傢伙罷。然而中國以前未有過便當然是「新式」了。記得前幾年買過一本新出版譯本的教育學書，給我的先生看，他說三十年前在美國已見過英文原書了。然而那書事實上在中國是新書啊。我們不落後嗎？——三十年前的著作是我們的新書；百多年前的刑具，到中國變成新式；一九二八年快到了，我們北京還盛行斬頭！

然而「新式斬首機」無論如何總勝過古式的「大刀」。輸入數具很不錯。至少是北京的受刑者不幸中之幸，因為用此機殺頭，可免「頭不卽落」之痛。「只須一刀」，卽身首異處——
——廢呀，阿彌陀佛！

老竇說

父親的名稱，有什麼「爸爸」，「爹爹」，名目繁多，因地而異，而希奇不過的却是廣東對父親的通稱——「Lo Fan」，這稱呼，字音不會有什麼錯，可是原本怎樣寫法，却沒有鐵證，因為這是一個俗名，並不見諸經典的；通俗的文字中有時偶然用之，便是寫作「老豆」。

叫父親做「老豆」是很欠解而近於荒謬的。所以文雅之士不肯用，自然便流為閩俚之辭，其為用也，一則間接（不敢當面）稱呼人家的父親，二則做開頑笑的便宜話，飯後無事閒談，一人一句的說得高談雄辯，無非想歸到「我是你 Lo Fan」的結論。

說到這種以父親地位自居的心理，大概古今中外都同出一

轍，而在家族觀念最深的中國尤爲特甚，其故父親地位尊嚴而有威權；雖然母親對兒女有莫大恩惠，可是母親義務多而權利少，母親養大兒女要跟父親姓，所以人人只有自稱爲人之父，斷不肯冒稱爲人之母，蓋喜歡享權利而不願意盡義務者，人之常情也。

閒話休說，言歸本題，「The Fan」何以作父親解呢？一名之始必有來由，據我想三字經有「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以爲「The Fan」蓋應寫爲「老竇」而不是「老豆」。因「老竇」可作竇燕山的簡稱；而竇燕山有大本領能教五子成名，確然是天字第一號的父親，舉他做往古來今千千萬萬的父親的代表，實可以當之而無愧！

做父親的要給飯兒子吃，給衣他們穿，給錢他們讀書……做父親之難如此，做「老竇」更爲不易。只會「養」不會「教

「的只可叫做「父親」，未可稱爲「老竇」，就是會教子而不能教到「名俱揚」的，仍不堪做「老竇」。

父親的責任也許比母親略輕，但「老竇」的責任必較老母的爲重。凡做兒女的父親的，能進一步做兒子的「老竇」，那就好了。

附白——此文寫剛畢，給明園兄看了，才知「老竇」這名已被孫中山先生說過與竇燕山有關，這裏並非創論了。然而終於仍拿了去發表。只有請恕我自擬於英雄之見略同而已。

是日也天朗氣清

談及新聞紙，同事們便常常講起他們在U大學時的一段笑話——L大學有一次開運動會，碰巧那天下雨，掃興得很。可是次朝新聞紙刊出關於該校運動會的新聞，裏面有幾句說「：是日也，天朗氣清，來賓千餘人，……」看的人都莫明其妙，終於查出因爲那兼任記者的報販，聞得開運動會，便早一日作了一篇「記」，寄到報館編輯部。大概作記那天傍晚，紅霞燦爛，預料明天一定天朗氣清的了。

一間學校開運動會，天氣記錯了一點，有什麼要緊？就是比較大些的事，如某要人出洋遊學，某軍奪得某埠，甚或某人死了……其記法也往往如「是日也，天朗氣清」差不多。

新聞事業漸漸發展之時，自然要聘請許多「撰述員」去做

「記者」。那時，小說家不用挨窮了，他們可以運起生花之筆，爲報紙撰多幾篇新聞——例如「某某軍閥已全部繳械」，「帝國主義者昨自動取消不平等條約」，「某要人大公無私」，「某軍隊紀律嚴明」，「某市民大會，是日也，天朗氣清」……於是閱報的人，喜形於色；報館老板和記者都開心。那大概就是新聞事業的黃金時代了罷。在那新聞事業黃金時代，報館幸甚，記者幸甚，閱者幸甚，中國似乎亦幸甚！

玩與正經做事

這是學校生活中值得回憶的斷片：——

在中學一年級時，晚上要在課堂作個半鐘頭的自修。除了考試時期，我們頗覺得那半鐘頭特別長，而且悶。爲了想縮短那時間，我們慣用小的紙頭寫幾個字遞來遞去尋別人開心。有一晚，偶然幾個人把所寫的合抄在一張紙，叫牠做小晚報，貼在壁上。內容講什麼現在記不清楚了，大概多半尋開心的罷。貼出之後，各人都離了座位去看，而且看得很喧鬧，直至學生自治會課堂部長來干涉時，各人才靜坐着。課堂部長板起面孔責我們全班喧嘩，尤其是那貼這東西的人，倘下次再做，就以擾亂秩序重罰。在課堂這樣胡鬧原本是不對的，不過又覺得辦報很好玩。於是將錯就錯，等課堂部長去後，馬上向全班提出

正式辦一種牆報。他們都贊成，並舉出幾個人籌備。那晚即寫信給校長說了幾種理由，起初還怕校長或者責我們多事，不料過幾天不但得批准了，並贈一塊大板給我們，叫我們請國文教員做顧問。於是，正式選了負責職員，湊了幾個錢，便辦成一件事。往後每禮拜出一期，抄貼掛在公衆地點，有文字，有圖畫——我們覺得很好玩。

聽說現在回到母校，可以看見差不多每級都有牆報——大概他們也覺得很好玩罷。

不覺過了好幾年，我終於到出版界正經做事了。然而我發覺現在做的事也未嘗不好玩。偶然聽過一個商人說良友公司不十分似商店。他的批評是褒是貶不得而知，只是我以為我們同事的生活倘有一點可取之處，那一點就是「覺得事業有興趣」的精神，因而做事能够不生厭倦，不厭倦就自然多少總做得出

一些事業。對於事業所謂「有興趣」者，粗淺來講就是「很好玩」之謂也。

前幾天聽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說美國人有兩個字做座右銘，銀行打字的寫在打字機旁，汽車夫寫在汽車蓬前的玻璃上

那兩個字便是：——

“Smile and Succeed”，（「微笑」與「成功」）

「微笑與成功」這人生觀頗有意思。比如醋酒美人生活中的風流人，自然有相當的微笑，可是他們談不到什麼成功。他方面，在製造廠裏機械一般的工人，製出許多社會需要的東西，事實上是有所成功的；然而他們沒有微笑。沒有成功的微笑，一笑了便完了！沒有微笑的成功，對我發生什麼意義呢？

有時回想在學校辦報的往事，覺得好玩之中未免有點胡鬧，頗不值現在一笑，更不配說什麼成功。然而「微笑與成功」

不是做大事業的偉人所專利的！一個廚夫，煮了一碗菜端到主人的餐桌上，見主人不停箸的吃個清光。那麼，Joy of Creation 與 Joy of Production 充滿廚夫的心——於是他便得着「微笑與成功」了！

牌子

茶樓的壁上掛有一種很好看的盜牌子，上半寫着：「衣帽什物，貴客自理。」下半寫着「某某藥局各種聖藥。」這牌子，原本是藥房的廣告，只是委委曲曲地加上「衣帽……」等字，使那牌子在稠人廣衆的茶樓的壁上，有存在的價值。

「假借」和「利用」的牌子，我們見過不少了：賣彩票的賭館招牌是「有獎義會」，鴉片煙館門口掛起「賣戒煙藥膏」，的幌子……所以俗語有一句說：「掛起羊頭賣狗肉」，有時鑽起這些牌子問題，一輩子覺得世界太怪了！

還有比這些較為複雜的牌子：記得民國初年各處多兵亂，鄉間許多流離失所的人民變爲強盜，攔路劫掠。有幾次那些強盜攔着基督傳教先生，放過不劫，大概一因當時教會曾辦過

些賑災慈善事，留下一點好感；二因知道傳教人不見得有錢。這新聞傳出之後，不久便有聰明的商人在載銀子的行篋上面寫「福音堂」三個大字。平時本不甚被人看得起的傳教人牌子，居然盛行一時。

近來見過「中山牌橄欖」，「三民跳舞場」之後，心裏覺得有點難過。商人找個好牌子使營業暢旺，本無足怪；但我以為應該憂慮的是「怕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被人拿去只做牌子之用。」

黎元洪先生原本是個好人，只可惜被人拿去做牌子，於是他便成爲泥菩薩了。

世界上，任何個人，一個團體，一種主義，或一種宗教，倘若不幸一旦被人拿去做牌子，就會變成偶像——夫偶像之爲物也，是有被推倒之可能的；偶像一被推倒，就不會再爬起來

的！所以擁護一種主義，個人，或宗教，不是要擁護他們的牌子，而要擁護那牌子所代表的意義！

然而牌子畢竟是被人重視的：聞說廣州某某臘丸的招牌，有人出四萬元想買，店主不肯賣——他們一方面肯出四萬元，一方面寧願不要四萬元，因為大家都覺得牌子之重要。

路

『什麼是路？』魯迅說，『路是從沒有路的地方開闢出來的，從只有棘荆的地方踐踏出來的！』

我們要走怎樣的路？

托爾斯泰說：『走在平坦的大路上，可以看見他人所能見的東西，但不能發見什麼異乎尋常的物件。』

耶穌基督說：『引到死亡的，那路寬而易走，走的人多；引到永生的，那路窄而難行，行的人少。』

爲了應走的路難走，我們便常常感到疲乏與懦怯，有時甚至覺得前頭無路可走。我們振起精神罷，有島武郎說得好：『幼者啊，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前面纔有路！』

我們活着——我們現在豈不是活着嗎？——活着做什麼？
活着來走人生的旅路。造成長遠歷史的往古來今的人類，無非
接續不斷地走着生之長途。朗法露的詩說好：

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偉人生平垂下好榜樣：

我們能使生命成高尚；

身後足跡遺留着

在時間的沙灘上。

空心的發冷丸

在大馬路走走，見許多商店大減價。打開日報看看，見許多廣告是「大減價，附贈品。」由此可窺見一般買客的心理，都想價錢小，得貨多。

「想便宜」原本是買客的共同心理。可是因買客只知要便宜，致令有些商店差不多長年掛起大減價的招牌，就未免有點混賬了。

然而有什麼法子啊？人們一輩子貪多。比如國產影片，每劇起碼十本八本，長者三十餘本。比如劇中一個和尚上山，原本二三百尺片子儘够了，却偏偏從山脚行到山頂，死死地拍成千多尺。這樣可使影片長，於是觀衆覺得花四角洋可看三個鐘頭，便宜得很。

記得從前見一位開西藥房的朋友，他用金雞納霜製成發冷丸，每服四顆，售價一角。用過的人都說：『那藥靈就靈了，可惜一角只得四顆。』聰明的製藥師馬上用三分二無害無益的米粉與金雞納霜調勻製丸，以後改爲每服十二顆，售價仍舊是一角。他的發冷丸於是好賣起來了。

起初我以爲發冷丸每角可買多幾顆，只可以騙騙鄉間的老百姓，誰知有一次偶然發覺那在大都會盛行的某藥房發冷丸（不必說明，一則不想爲他做廣告，二則怕他不喜歡我說出）每顆都是空心的。機器製丸能製成空心的，可謂妙極了。以一定的藥料，丸數却可製得多。

我平日作文章，往往想了幾個鐘頭，而每篇只能寫成五六百字。若拿去投稿，算起稿費來倒很不上算。假如將來有賣文買飯之必要時，恐怕也要學學發丸的製法——把三分二無害無

益的米粉調入文字裏，或者作成每篇都是空心的。

有什麼法子啊？我們的顧客都想價錢小，得貨多。我們只好大減價，附贈品！假設我將來開棺材店，我或者應該優待顧客——買一具，加贈一具。

Spring Board

假如在世上我能成功一兩件事情，那時，固然感謝那些助我成功的朋友；而尤其特別感謝那些望我失敗的仇敵——倘若我真的有仇敵。

假如我能有所成功的時候，固然感謝那使我有成功可能的好機會；而尤其要特別要感謝的，是那挫折我，困迫我的惡劣環境！

不錯，人是要自由自主的。然而自由自主不可盡靠，人也彷彿一匹牛，後面有鞭子鞭下來才向前走。人爲什麼會謀生，因爲不謀生便會餓死；「會餓死」便是一根鞭子，驅策人去謀生。

大概許多學生都經歷過：暑假回家自己列起自修時間表，

可是實行幾天便失了効力。學校的設備所以宜於求學者，其中功勞頗大的要算那敲得響的鐘，牠響了若干下，學生便一定要上課，否則被罰。這鐘所代表的威權，使學生讀成書。——人到底有點像一匹牛。

可是，人總勝過牛，因為人不是完全被動的。所以與其說人受鞭策，不如說做事好比在游泳池邊跳水，首先由自己主動的發力，但更要借那有彈性的跳板 *Spring Board* 的彈力把身體彈到半空，然後可以演出好的姿勢。

“*Spring Board*” 這抽象名辭，是在最近自殺的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的絕筆裏看見的，他文中說：『我的手段（服毒）決定之後，也有一半對於生之執着，所以跳進死了去時的 *Spring Board* 是必要的。……自殺的人，總是在「萬不得已的時候」纔出於自殺的。在萬不得已之前，敢於自殺，竟可說

非富有勇氣不可。……』

想自殺，要 Spring Board；想真實地求生，亦要 Spring Board 惟有不生不死的人，就可以不要。

歷史告訴我們，偉大的人多出身困窮或曾遭人反對。天下昇平時的王帝往往變成飯桶，其國因之而衰。不錯，前者因為 Spring Board 彈起，可以演出好姿勢；後者因為太順滑了。

當我有時偶然感覺想做點事情，不甘於不生不死過一世的時候，我於是想找我的 Spring Board。

人生寂寞窮困的煩惱啊，前來罷，我不怕你的！你要就殺了我；倘你不能殺我之時，幸福的日子就快到了！

以六

Toiling, rejoicing, sorrowing,

Onward through life he goes;

Each morning sees some task begun,

Each evening sees it closed,

Something attempted, something done,

Has earned a night's repose.

—From Longfellow: "The Village Blacksmith."

我現在執筆憶起一個女偉人，她的名叫做「以六」——然而到底是「耳陸」，抑或是「已綠」……却無從證實，因為她的名字被寫在紙上，這大概是第一次。

『以六，橄欖賣完了嗎？』一羣穿着短褲的小學生，在路中攔着她這樣問，一人一句的問得很喧鬧。那喧聲現在還隱約地留在我耳中，雖然從那時到現在已隔數年，而我們的以六不知是否還留存在我們的世上。

她是P校一個歷史人物。這並不是說她與校務有什麼關係，不過當P校創辦時，（那時她的頭髮還未變白）她便到P校替學生洗衣補衣。一直做了三十多年，漸漸因手力不夠不能再洗衣，視覺也矇糊了不能再補衣，便改轉賣食物。每天挽一籃菓餌進來，坐在宿舍的廊下。大大小小的學生們，下課之後，常常圍集她面前。黃昏臨近的時分，菓餌賣完了，她又挽着空籃，一步步的舉動一雙纏過的脚踱出校外去。

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她做那學校的隨伴，她眼見一班班的學生長大，畢業，所以她常常對那些圍繞站着的孩子們重複述

說從前校舍只得一間洋樓；又說十幾年前現任監學娶親多麼熱鬧。她又說有幾個契女，可以替學生哥做媒。『真的，不是哄你們的。』因為聽者笑，所以她這樣鄭重聲明一句。

白的頭髮之下，罩着一副慈靄的顏容。很恬靜地表示人生的之滿足和安慰。她賣菓餌所入很微，但教員夫人們常常憐她孤老而贈她一些錢或衣物，於是她總未對人說過飢寒。她更沒有對人嘆過孤獨。

在人們心目中很渺小的以六啊，你的偉大超乎我們想象之上！只是我們與你所走的人生之路方向有些分別。我們從書中被成大功立大業的偉人所招引，各人要跑出廣闊的世界去謀一兩件成功的事業，於是我們與你所走的路愈離愈遠了。我們斷不能回轉到你所在的美滿安慰的廊下，因為那些所謂智慧使我們人生的要求愈愈複雜，使我們死心坦地去走烈日當空的沙

漢路途。我們只能偶然羨慕你而已。

人事紛紜的幾年來，我把許多應記着的人和事都差不多忘掉；而那現在不知存亡的以六白髮罩着的笑容還常常浮現我腦中。我彷彿仍見她挽着空籃，在黃昏日落時，一步一步的踱向校外去。於是，我又聯想起朗法露的一首詩了：——

勞碌，愉快，或多憂愁，

經歷人生一路往前走。

每朝看見工作開始做，

每晚又見牠歇收。

有所企圖有成就，

夜至安眠暫作休。

吳淞

其一

吳淞是申江出海處，離上海約半個鐘頭火車的路程。岸邊有幾家旅店，旅店前有涼台。坐在那裏可以望海景。

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同朋友們到那兒坐。坐在涼台喝茶的時候，看見幾隻入口的輪船。于是我回憶起一年前在船上入吳淞口時，知道快到上海了；當將到而未到時，心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歡喜，但到上海之後，覺得不過如是，便沒有什麼意味了。我想，不但到地方，就無論做什麼事也有這情景。當一目的將達而未達時：心中無限欣快，及至達到了，便覺不過如此而已。一個人就算奢望做皇帝，一旦做了皇帝，也就自然覺得沒有趣味了。有些結了婚的朋友說，從前對於戀愛狂熱到極

點，及至結婚，不但不再狂熱，反而感覺苦惱。

我們對於切望着的對象，將得而未得之時，是最有意義的一刹那。一旦得到就什麼都完了！好比初來上海的，到吳淞時，心裏高興得很；既到上海或更住下一兩年，對於上海還有什麼意味呢？

——其二

前幾天一個朋友的來信裏面有句說：『老老實實，以後還是不要再到吳淞去罷。』

「到吳淞去」這個抽象名詞之由來，大概是因平素好趁熱鬧的我，曾有一次因煩悶的原故獨自到吳淞去坐了半天。

那天在吳淞曾寫了幾百字，（可是沒有發表過，）裏面有幾句說：『我要離開南風披拂的吳淞岸，回去繁華熱鬧的上海市。讓我回到如夢境中忙於生活與享樂而不知身是客的上海市。』

罷，從今不作吳淞遊！」

然而，我後來終於又再到吳淞去。因為我喜歡憑着涼台的欄干，眺望海口的船隻，心中彷彿跟着牠們，去到我所不知道的方。於是我置身「白晝的夢境」，得一個很有意味的 *Day dream*

所以我在覆朋友那信說：「我爲了生之執着，及事業之戀守，不能到比吳淞更遠的地方去。而吳淞終於要到的。」

在上海，有不分晝夜的大馬路，有熙攘擠擁的遊藝場；而在我腦中留下印象，且成爲我生命程途中的一個駐足地者，惟有吳淞而已！

在輪船上

“All de world is sad and dreary,

Every where I roam;

Oh! darkies, how my heart grows weary,

Far from de old folks at home.”

— S. C. Foster.

飄泊若萍寄，

遍世悲且寂；

身與家遠離，

憂與時俱積。

小的時候，很喜歡畫輪船。我慣畫的是雙煙囪而船頭略昂

，有乘風破浪的姿勢，黑煙向後沖，表示前進。記得有一次別出心裁，畫一艘有八層樓的小輪，頂層做涼台，以下每層做臥室，書房……而成一間很新式的海上住宅。畫好了，很得意地拿給哥哥看。不料只討了一句掃興的批評：『那船像塔一般高，上重下輕，一定要倒沉的。』我於是微微悟到理想和事實往往是兩件事——稚弱的心靈，感嘗失望的悲哀。

歲月過了，我由畫船的生活，漸變為搭船的生活。自從離了家鄉到別處念書，搭過好幾次輪船。近年南北羈旅，更多領略一點輪船生涯。去年到現在，坐在編輯室的時間多，生活總算安定些。

然而離編輯室不遠是印刷所，機器發出有節拍的聲浪，常常傳到我耳中。當我咬着筆干凝思時，聽聞那些有節拍的機器聲，於是模糊彷彿地，我又覺得似乎是在輪船上了。

在輪船上，我終于仍在輪船上，度着飄泊的生涯！東南西北都是家，叫我歸何處？

家鄉啊，父母啊，當我在你們懷中的時候，你們常常對我發出矜悅的微笑。我知你們心裏都以爲在許多兒女當中，我是你們的安慰者。不料我長大了，竟與你們久別遠離！然而我要回來的，我要回來的——當我在這廣闊的人世上，做成一兩件事情，足以使你們矜悅的時候！

一封給朋友的信

ME :

深夜從外邊回來，看見桌面有封你給我的信。讀了你那長信之後，覺得至少應覆幾個字，使你知道我仍很安分地等在上海，並沒有跑到別處。

問及何以總不見我的信，這問話一時想不出怎樣答。我實在沒有忘記我的朋友，真的，一個也沒有忘記。有時我想起任何一個舊友，心中莫可言喻的熱情忽然湧起，便執筆疾書的寫一封長信，然而寫完放下一兩天，却似乎無寄之必要。那種未寄之信，在我屜箱裏總有幾十封——可是，現在這一封我決意必寄。

夜深了。一隊夜行的歌女正在我屋邊走過，沿路發出凄顫

的聲音唱着「孟姜女」。啊，可怕的人生複雜的悲哀，又像竊賊一般偷進我的心。這信不敢寫得長，我不想你與我同嘗無益的澀味。

末了還告訴你一件事：月前我決意把所寫的雜感收集成一本「若草」。那些雜感現成的不多，原本打算一個月內再把感着而未寫出的快快寫出，使量的方面可以加增些。可是最近幾星期來，我莫名其妙的感着一種似有意識似有意識的煩惱；原本愈煩悶愈能作文，不過我以為煩悶時所寫的文字——尤其是雜感——還是要慎要些。所以索性這回讓牠薄薄的一本印去罷。出版的時候，必寄一冊給你。

你那兒下雪了嗎？這裏今年倒不甚冷。冬寒大家要珍重。

得所——

一九二七，十一，廿九，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668B



090